



记忆

那年17 左毅夫

诗词

感怀拈韵三首

张武扬

岁杪有记

寻幽接翠过南阡，野鹊衔云自在翩。
远浦梦回池草老，清霜气挟岭梅先。
浅深吹雪诗三百，顾盼嘶风竹八千。
琢句遣怀谁寄韵，新晴独赏待春筵。

红宝石婚寄语

龟勉从容与雅宜，结缡唱和慰襟期。
时来有意相如赋，偏爱无香子美诗。
一脉灵犀酬阔远，浮生秋水自参差。
侧身天地寻常处，钱岁随心籍共持。

外孙女两岁即兴

涂鸦兴至缤纷见，垂柳攀栏指远鸿。
清浅啼痕呼白首，轻盈笑靥唤黄童。
尽情蝶舞几番戏，随意花开一点通。
乖巧初萌依暖日，娇柔天赖贮春风。

繁花落尽

张时卫

美到极致的《繁花》已落幕，弱水三千，只饮一瓢。一层层暖橘色的影调，经过滤镜展现了画面独特的魅力，被人民日报评论该片将成为“孤品”。每个镜头都是余韵悠长，让人着迷，这是一场光影盛宴，让我这位摄影爱好者反复观赏两遍（上海话版本、普通话版本）尚感意犹未尽……影像风格，韵律无穷，极具王家卫的镜头美学，在《繁花》中得到极致的呈现。

大部分镜头拍摄都在晨光中或者在非自然光的夜幕下展示，为保证对影调的把握，大量的霓虹灯加入到影片的叙事结构中，向人们展现出光影浮华之下潜藏着的欲望和那朦胧的都市之感，不论是骑着自行车在街市穿行的阿宝，还是穿着全套的西装风衣在奢华殿堂走过的宝总，哪怕只有一个背影，镜头和光影的叙事都渗透着王家卫独一无二的气息。每一个镜头、每一个道具、每一个角色，都值得探索。浓稠的“上海腔调”，霓虹招牌之下，黄河路上的江湖儿女被拉入时代浪潮中，艺术化地构建了大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迁。黄河路上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，各色弄潮儿悉数登场，一座城、一席酒、辗转半生、看尽繁华，演绎了一出精彩商战传奇，浓缩了90年代摩登上海的风起云涌与活色生香。一幕幕展现出时代变革中上海百姓的悲欢离合与坚韧执着，引领观众重新领略了20世纪山河岁月，时代变迁的上海风貌。

此作品在2012年获小说排行第一名，之后荣获茅盾文学奖。昔日黄河路的繁华时尚已不在，而大王蛇却历久弥香。如今黄河路已成为网红打卡之地，需要警察维持秩序。交通管理部门没有办法，只好临时设置红绿灯来助力行人安全。排骨年糕再次走红，风水轮流转，繁花落尽，回归现实，谁的人生没有遗憾？影片中主人翁阿宝在老法师爷叔的调教下，走进人生高光时刻。阿宝兑现了对所有人的承诺之后又变成默默无闻的阿宝，在江湖上留下宝总的传说，而他的名字终将会被遗忘，飘散在风中，不响。花无百日红，千年万年，飞花逝水，繁花已满地，唇亡将齿寒，如烈火中的凤凰，凄美而壮烈。阳春白雪，舞尽繁华，如逝去的年华。曾经在华盖之下火树银花，在生活中有时呈现无法抵抗的姿态，我们如一颗颗细小的微尘，在时代的洪流里，在炙热的阳光下，被风轻轻吹起。繁花生树之后，就是繁花落尽！

1980年10月的一天，我正在庐江中学补习班自习，也在补习的同学兴冲冲地拿来一张安徽日报，上面有一则招干启事，安徽省农行在全省高考落榜生中招干1000名。不用考试，只需提供语文成绩在55分以上的高考分数条就可以报名。看后，我不以为然，因为高考前得了“麻疹”，休学治疗耽误了不少课程，导致高考失利。心想，努力把力，明年考上大学应该问题不大。当年，能上大学很难，也很光荣的。巧的是，第二天母亲也拿着同一天的安徽日报来动员我报名，说出的理由是，银行员工是干部身份，而且不存在发不出工资。那个年代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区别是很大的。在不情愿的情况下，我到县农行报了名。

那时，招干没有面试一说，多年以后才知道还有政审一关。县农行派人到我母亲单位进行了政治审查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12月下旬接到录取通知书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补习班。那年我17岁。

我被分配到县农行下辖的营业机构，这家营业所地处巢湖之滨，街道的北边是座山，名字叫白石山，天气好的话，从山顶可以看到巢湖的姥山岛；南边有条河，由于空间有限，街道狭窄而细长，从街头到街头延伸好几里地，下街头有条白石头河通往巢湖，很多房子不得不建在山上。营业所主任是位老同志，正直、善良，给我安排的工作是记账会计。我的师傅是位20世纪50年代入职的老员工，热情、认真。手把手地教授我记账方法。

5个月后来接到通知，巢湖地区农行举办新学员培训班。记得课程是按会计、出纳、联行、计划、信贷来讲授的，由于有5个月的实习基础，学

起来相对轻松一些，每学完一门课程都要考试，成绩张榜公布，我每次考得都还可以，还考过几次100分呢。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，收获满满。培训回来不久，当年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同期在庐江中学补习的十来同学几乎都考上了大学，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，我很惆怅，为此还偷偷地掉过眼泪，甚至有辞职再考大学的念头。

在从事记账工作的同时，我担任了主办会计工作，那时一个区公所范围只有一家银行，开户单位众多，每天的凭证就有200多张，不仅要记账，还有发电报、寄联行信、报销费用、装订传票（账簿）等工作。只有下班以后才能通过科目日结单来记总账，最后通过总账日记表来检验当天收付发生额和余额是否一致。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
工作之余，我一直没有放松文化课的学习，希望有深造的机会。198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接了一个电话，无意中得知中央电大经济类要招生，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参加考试的申请报告，营业所主任很快就递交给了县支行，在领导的关怀下，1983年4月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，脱产学习金融知识，离开了工作第一站。

其实，在这期间是有爱情降临的，好几个姑娘都含蓄地表达过爱意，她们都是单位的会计，与我工作上交集，只是那时年轻不懂爱情，工作、学习忙得团团转。记得在复习迎考的时候，有天房间被扔进几本考试用的书籍，事隔40多年了，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姑娘买的，在此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，衷心地祝愿她们幸福快乐。

冲动

胡玲

就一起出去遛弯，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。

可是周一至周五，那可就是痛苦的时光了。那时它们只能各自跟着安大妈和王伯伯在小区里溜达。可是安大妈和汪伯伯总是错开走。每次听到楼上蝴蝶酥的欢叫声，拿铁就知道它要出门了，拿铁就头抵着门，也汪汪叫，要求安大妈将门打开，它能溜一下冲出去，和蝴蝶酥呆在一个电梯里，一起去溜达。可安大妈偏不走，她摸摸这摸摸那，好像专门和拿铁作对，不知等了多久才出门，那时蝴蝶酥早没影了。

然后拿铁只好没精打采地跟着安大妈慢慢晃，然后一个大妈妈走了过来，然后又一个大妈妈走了过来，她们先打着招呼：拿铁真乖呀。然后她们就围在一起聊啊聊啊，没完没了聊个不停。拿铁只好傻愣愣地站在安大妈腿边不动。拿铁那时真羡慕猫：猫可以像主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小区里溜达、恋爱、繁殖，但狗不行啊，狗没有了主人，就会被冠以“流浪狗”的名号，谁见谁怕，真悲惨啊，狗的一生只能被人牵着走，没有自由，更没有恋爱自由。可是尽管这样，拿铁还是忍受着情感的折磨，温顺地站在安大妈的腿边一动不动呀。

可今天不同，今天的电梯只有一个在运行，另一个坏了。大家都耐心地等着一个电梯，电梯一到，都迫不及待地挤上去，结果拿铁和蝴蝶酥一下遇上了。哎呀，电梯里人真多，拿铁和蝴蝶酥挤在一起，兴奋不已，不住地动，正开心着呢，王伯伯突然将蝴蝶酥抱了起来。拿铁的怒火“噌”地一下燃烧起来，“汪”地大叫了一声，声音有些变样，然后朝着王伯伯的脚蹠就是一口。虽然速度很快，但是拿铁还是听到了蝴蝶酥的惊叫声，它随即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在最后关头，只是咬了一排牙印而已。

随笔

“冲动，你太冲动了。拉都拉不住你，可真有你的。”狗宝拿铁呜呜着躺在地上，听着安大妈不停地数落，心里很不好受。楼上狗宝蝴蝶酥也在叫，慌张，焦急，但更多的是关心。拿铁赶紧止住哭，以免蝴蝶酥更难受。它睁开眼睛偷偷瞄了一眼安大妈，谁知正和安大妈的双眼对上，哎呀，安大妈生起气来眼睛睁得真大，声音也大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文明呢？你怎么能咬人呢？”拿铁听了，很不服气地把头扭向另一边，叹自己没有话语权，无法声辩。毕竟自己在最后关头还是掌握了分寸，只是在王伯伯的脚蹠处恰到好处地咬出一排牙印，并没有伤着他，充其量是吓着他，或者说是让一电梯人受到了惊吓而已。当然，咬人是不对，可是我为什么咬人，你们想过没有？究其原因，难道王伯伯没有错？安大妈你没有错？如果你们稍微照顾一下我和蝴蝶酥的情绪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“事件”呀。王伯伯，安大妈，你俩是那样清高、古怪、互不搭理，闹得我和蝴蝶酥也不能在一起，现在出了事，就一股脑把责任全推到我狗狗身上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拿铁委屈得又呜呜起来，那声音不可抑制地拖得老长，惹得蝴蝶酥又狂躁不已，大声附和以示抗议。

“这两只狗狗是双胞胎吗？”“一个男宝，一个女宝。”“呵，龙凤胎吗？”每当拿铁与蝴蝶酥在一起时，总有人惊奇地问。开始，拿铁与蝴蝶酥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它们各自的主人也不好意思。“不是，不是，这是蝴蝶酥，它住楼上。这是拿铁，它住楼下，不是一家的。”拿铁的主人虹虹笑着回答，牵着狗随着狗走，蝴蝶酥的主人江江也笑眯眯地牵着狗随着狗走。拿铁和蝴蝶酥听说它俩像双胞胎，开心极了。它俩“汪汪”叫着，很乐意一起溜达，肩并肩的那种。虹虹与江江也只好肩并肩地跟着走，四处开着花，真好看。渐渐地，一到周末，他们四位

评说